八編類纂 九十二之三

工書

四十一

昌平坂學問所

內閣文庫
漢書 三〇六九號 一二〇冊 五五函 一一架

內閣文庫
漢書 三〇六九號 一二〇冊 三六七函 三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41）
函號	367 5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工曹

治河

漢武帝ノ前此論近貨

漢司馬遷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

淺草文庫

詳于治渠此太史公特筆

一曰溉田再曰溉田言功即水利也

數爲敗乃從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享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

閒渠無所不利

秦能用人秦能作事

塞河之始塞未有不壞

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

言古河功難成田年好做此太史開大便門讀者不可草草

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漑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

塞河是私意私之又私

棄地可田

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漑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漑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

不爲小不便而匪

鹵地可田

令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
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
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
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
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
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
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
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
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
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爲水水頹以絕商顏

河決而歲因之不登

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
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
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
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
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于是天子
已用事萬里沙還則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
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
燒草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
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
旰旰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

人議塞無可奈何

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衞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于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漑。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漑。田各萬餘頃、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宋眞宗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

凡亦議論奏之一端

奏省其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非有胡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

仁宗時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既出大伾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

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王同議水云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
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于水故官
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
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
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爲之水官則莫若都水
之職其主灌漑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
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于是又有左右使者使
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于禹貢之學而習于知
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爲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

今亦何嘗廢

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而又
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
于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于隋唐其官亦未嘗廢于
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爲水
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
隋唐之時又皆爲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
二署隷之然于水事或領或否矣

張齊賢欲署河不

李仲昌等塞商河非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

決狀亦未可全非

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
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于

犯忌禁。且河口乃趙征村。于國姓御名有嫌。而大典
錮鄙。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
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
潰。于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　自李仲昌
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
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
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
五股河浚之。

神宗浚漳河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之議也
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
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
開。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
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
東或西。爲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
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
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王安石
格詔不下。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盡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
不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絶。河
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淸河

[illegible]出病埽

入于淮、一合非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
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
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
水止固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
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
曹村埽曰靈平、
河溢北京夏津神宗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
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
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此流不塞占虛聲公私田至
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

英越王常用之撩淺亦此類

皆出、向之瀉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況調夫巳減乎
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
濬黃河司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
以濬河、其法用鐵爲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
再過水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
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
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一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
之、兩旁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或謂水深
則杷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
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杷法下大名令都

濬川杷事極小亦費爭論何其淺也

大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及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横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于大名第四第五歸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于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虛聲）今第見水即以濬川杷濬之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

宋人刱論

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

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亦一說）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岢遂無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勞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

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
(安石理財則用呂惠卿等治水則用程昉等用人如此作事可知)
自任然糜費財用卒無成功

元世祖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彊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泛濫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戸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爲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歳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群流奔輳、近五七里、匯爲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闌也、里术三河、其流寖大、始名黄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卽崑崙也、由崑崙南至濶卽及濶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剌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黄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順帝時、脫脫用言者、于都城外、開河置牐、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群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

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
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
以無功、

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
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
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
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
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岈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
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
聚二十萬衆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患者、

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
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
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
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
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
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等
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
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
賜脫脫世襲荅剌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先是河南
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

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

築城

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以此爲城則築城末事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周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

以城成周爲諸侯亦未務

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
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
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
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
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
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
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
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
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
楚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晳問于范無宇曰、吾

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
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
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衞有
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
徵衙、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
得其位、衞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費
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
衙實難桓景、皆志于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
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脈、大能掉小、
故變而不動、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

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
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
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
既至虻䗬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
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晳復命王曰是
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
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
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
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
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
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
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
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
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
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
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
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

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亾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亾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唐德宗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鄜城臨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傍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聚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高駢將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

甓甃之取土皆刻丘垤平之無得爲坎塪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

北周以小司徒韋孝寬嘗立勳于玉璧乃置勳州于玉璧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欲築城于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懼不敢前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後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縱火齊人以爲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宋仁宗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强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

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含天下
之大、而為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神宗時夏主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
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逵上言曰
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
議以為然、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罔萌訛來言欲先
得綏逵、命機宜文字趙卨等如夏交所納二砦[illegible]
地界、罔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畧非所約、卨
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墻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
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
在也、罔萌訛語塞、卨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
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播州冉璡及第璞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閫帥
辟召皆堅辭不至聞余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
客璡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闢別館以處之
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
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
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為今日
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
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

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璡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朮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茲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刺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昬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帛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决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

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

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有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如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劉曜命起豐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滈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曰聞人主之

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臨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豐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豐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為于中興之日而縱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為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狀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廻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槨

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王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闇主之所終也如此、向魋石椁、孔子以為不如速朽、王孫倮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為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為優耳、興亡奢儉、炯然於前、惟陛下覽之

晉高祖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

御札趣之河南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𥝝諫曰今
宮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
于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内平寧營之未晩詔褒納之
徽宗時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

土木之始

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
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
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爲異聞謂有珠
星璧月跨鳳乘鸞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
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illegible]孟揆於上
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illegible]曰萬歲山
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
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
石巖棲眞嶝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並
峙有鹽池雍雍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
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
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
沼中作兩州東爲盧渚浮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
流爲鳳池東出爲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
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嶝道上
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蕭雲亭半

山北循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磵爲煉丹凝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澌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對封丘門而止其西則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爲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旣成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將作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峰更名壽嶽云

新作延福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爲

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清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既放燈自東華門以北竝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受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亾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

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
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
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
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
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
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
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
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奥草不奪
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
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

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
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
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執薪火師監燎水師
監灌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
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
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蒞事
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令雖朝也不才有
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
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

漁獵

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

武宗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武宗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武宗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

白居易續虞人箴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愓愓咸勤于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寧在昔玄祖

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驗之曰羿與康
曾不是誡終然覆亡故我列聖鑒彼前王雖有畋獵
樂不至荒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懽
上心忽悟爲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降及宋璟
亦諫玄宗怡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鷂死握中
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
哉銜橛可懼噫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寇戎
可虞臣非獸臣不當獻箴輒思出位敢諫從禽螻蟻
命小安危計深苟裨萬一臣死甘心

後唐明宗赦解縱五坊鷹隼内外無得更進馮道曰
陛下可謂仁及鳥獸明宗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
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
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三

實用編

六曹類

工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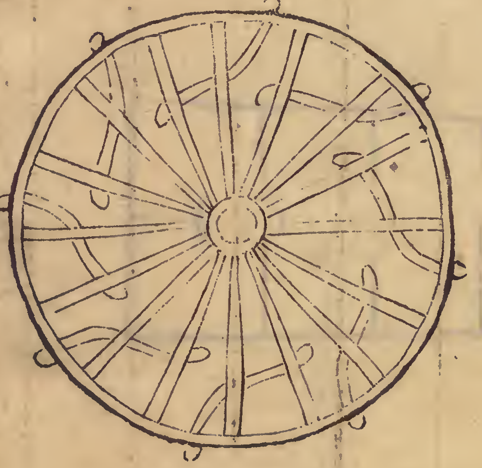
梁斗輝曰甚者河之爲害大也予戊戌春偕計道經宿遷過石橋見流泉滮滮問之土人土人曰河伯又將來矣後果缺沒予秋北逮渡淮入徐復經故道一望平湖顧瞻

三陵眄目兩洪中流擊楫慷慨壯懷恨未即操畚鍤往耳北入北寺聞河益無賴心甚痛之昕夕圖爲冊

患計、盱眙馮公至備道所以能起予、予因著論、而以
前入已經成法、綴于左方、俾得觀覽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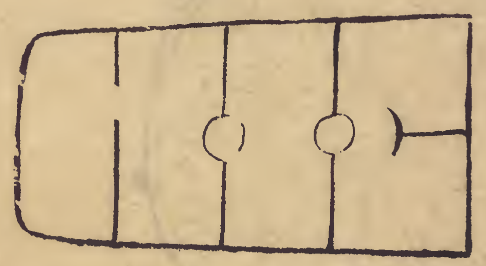
神濬具

如意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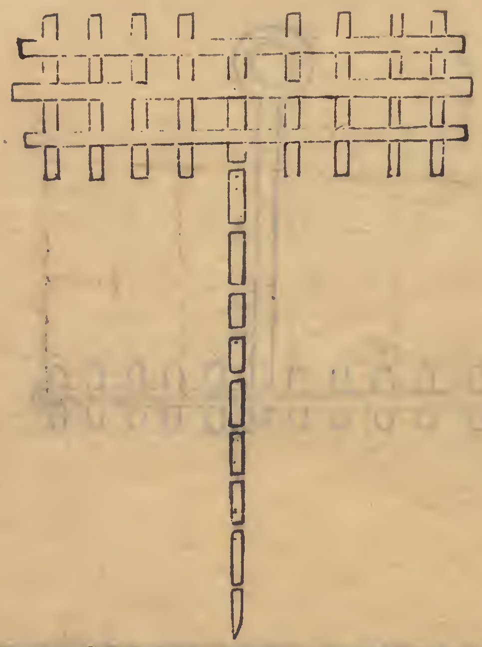
如意輪有單輪夾輪自
二尺八寸高至三丈皆
可用○單輪依舊制夾
輪高二尺八寸厚一尺
四寸至尺六止高一丈
者二尺四寸至三尺六
止輪口帶開沙斧

揚沙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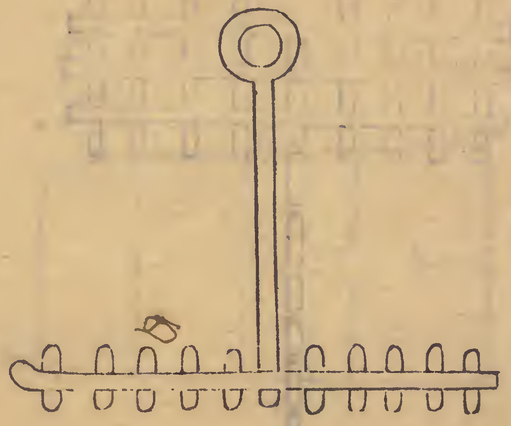
揚沙錫二百以鋏爲之重五斤長竹柄每件鋏楞鋏齒如梯樣長一尺五寸頭闊四寸根闊六寸仰掌形齒用九九每齒濶二寸長一寸連竹柄百件銀二十一兩可辦

雙拖泥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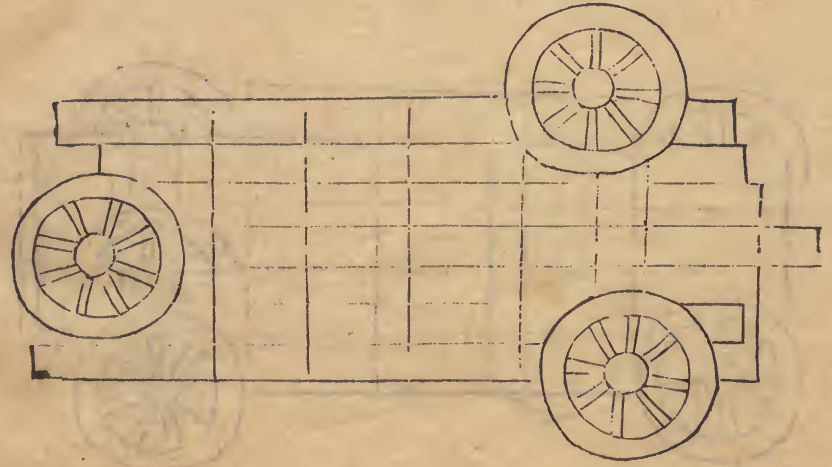
雙拖泥扒二百以木爲橫梁鋏齒長毛竹柄每件梁長三尺徑五寸兩旁橫梁徑二寸鋏齒八根穿過兩頭露齒一寸三梁中間各空一寸連竹柄共銀六十四兩可辦

短拖泥扒



短拖泥扒一千以水為之柄尾用鋏圈或篾圈毎件梁長三尺徑五寸齒用八根闊一寸六分厚一分穿過兩頭各露一寸鉄箍四道俱實堅木為之共銀一百兩可辦

揚泥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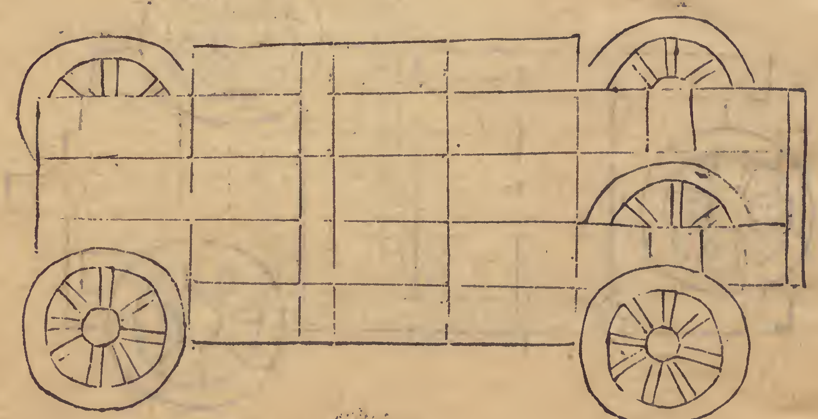


揚泥飛車十乘以木為之輪用鋏皮包裹入水自行

高一丈身長三丈用水自濬止生二人收拾繩纜轉轆轤而回毎車該銀一十六兩共銀一百六十兩可造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自在河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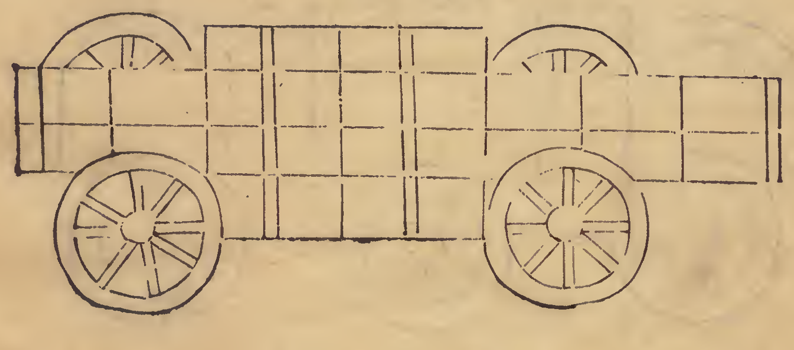


自在河車十乘以木爲之輪俱鋏皮包果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身長三丈六尺用水自濬只坐二人收拾繩纜轉轆轤以回

每車該銀二十五兩共銀二百五十兩可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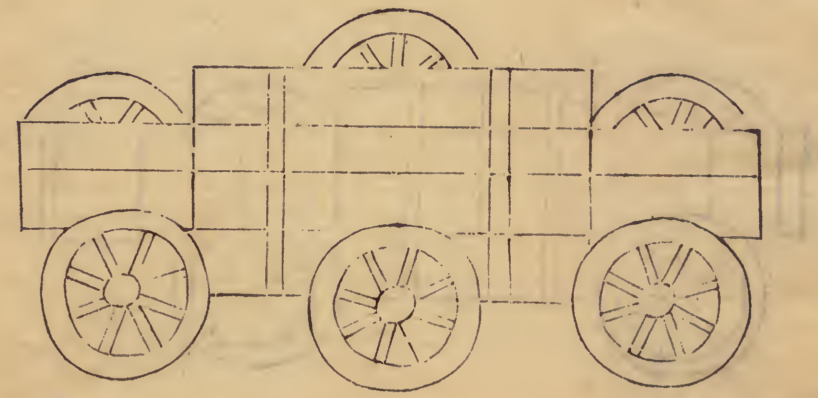
滾沙輪圖



滾沙輪十乘以木爲之包裹輪如前用四雙輪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身長三丈六尺闊一丈二尺床下用二層割水板餘如前該銀二十兩可造

常轉輪圖



常轉輪十乘以木爲之鉄皮包輪入水自行輪高一丈長五丈闊二丈身繫拖泥扒尾帶刷江箒此輪往回一次河深一尺坐二人扠纜而轉該銀三十兩可造

摎江輥圖

摎江輥一千以銕爲之大舡方可不造而自足用斯爲妙矣惟利于頓不利于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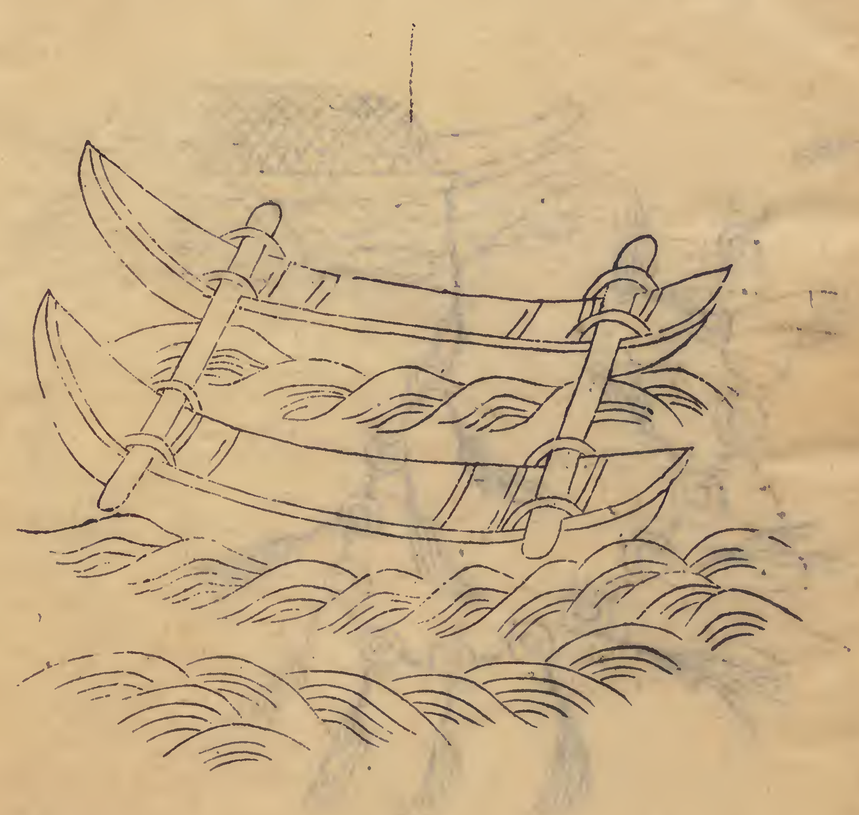
混江軸圖

混江軸一千
以大木鐵爲
之舡隨其器
爲妙須漸皆
可用

百節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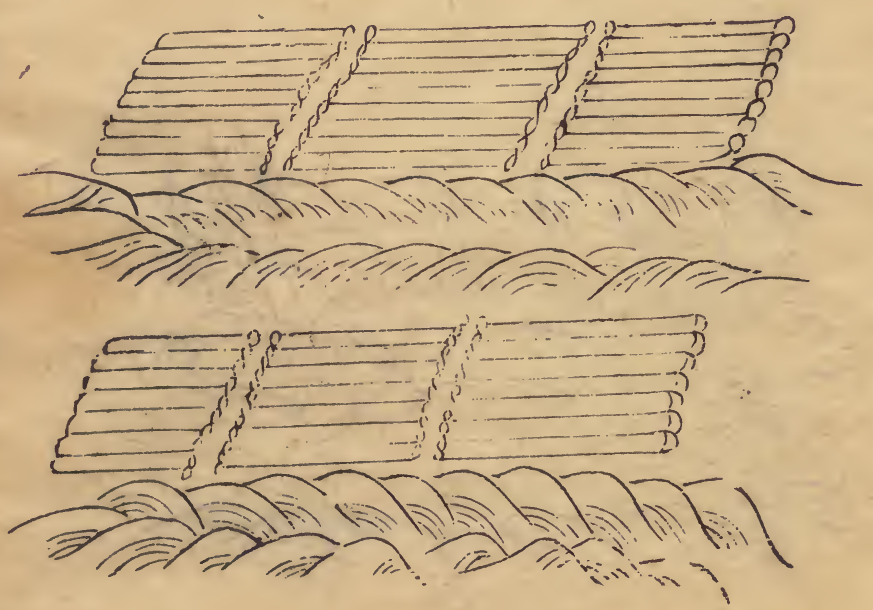
百節帚一千
以木爲之每
舡一隻用水
手四名該四
百名可當大
一千

伏波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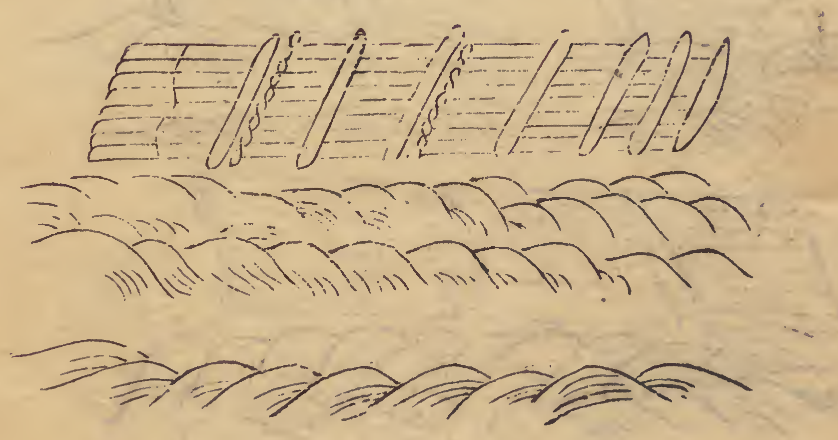
伏波艇三百該水手六百名篷猫具全即此一千二百可當一萬[illegible]

披河排圖



披河排一百水手六百名以竹爲之

鎖泥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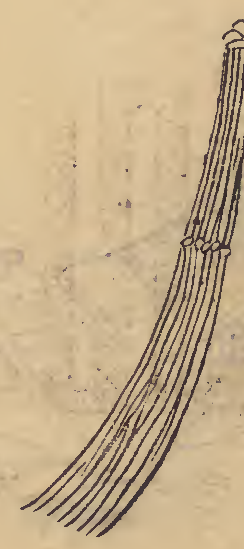


鎖泥鰍一百
以竹爲之水
手二百名

八槳船圖

八槳船用八
槳共二十隻
水手一百六
十名以備差
使

刷江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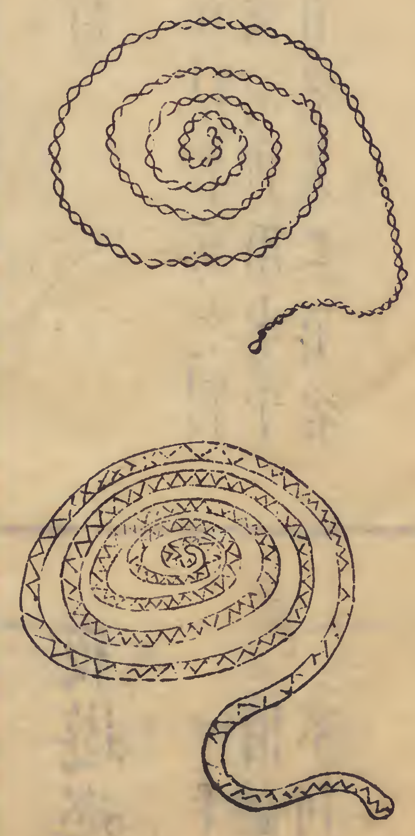


刷江帚一千以鐵爲之重十斤

開江犁

開江犁三百以鐵爲之專利于漸不可輕用于頓

定波纜



纜有二一以鉄爲之一以竹爲之與常用者同在乎隨宜而用之

驅山鞭

驅山鞭以竹爲之

四槳船

每船四槳用一百隻水手四百名以備頂濟

繞江桴

一百以木爲之制似披河排用水手二百名夫二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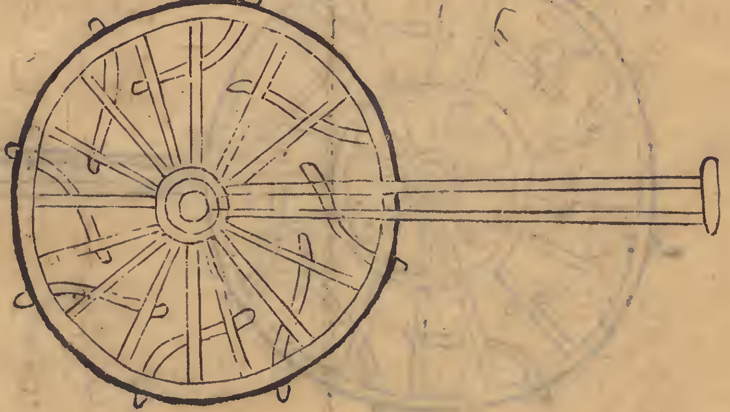
千里徤步

二十以木爲之用報水信于頻最妙

夜遊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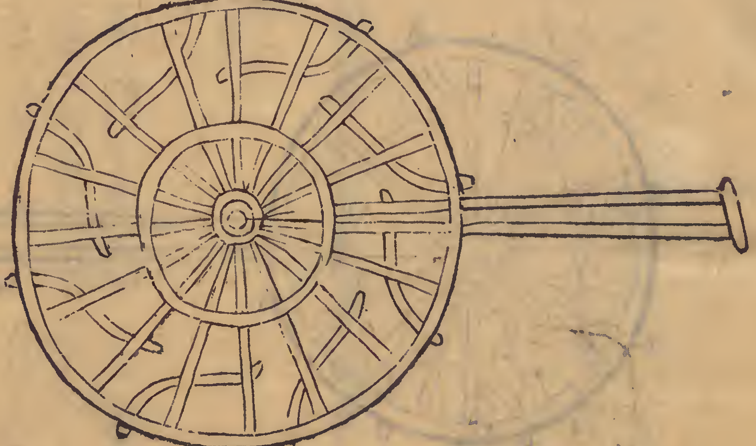
一千以木爲之可備夜濟悄利于漸不利于順

法輪圖



法輪一百以堅木爲之鏷板爲齒槁木爲柄每件高二尺四寸厚一尺二寸兩邊帶開沙泥斧數片一人可推該銀六錢共銀六十兩可辦

雙推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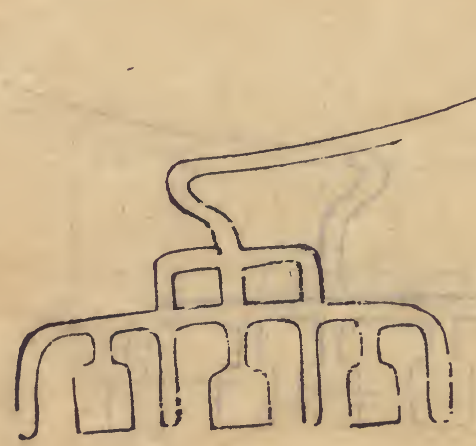


雙推輪二百以堅木爲之鋏板爲齒槁木爲柄

每件高三尺厚一尺四寸兩邊帶開沙鋏斧數片二人共推該銀一兩

共銀二百兩可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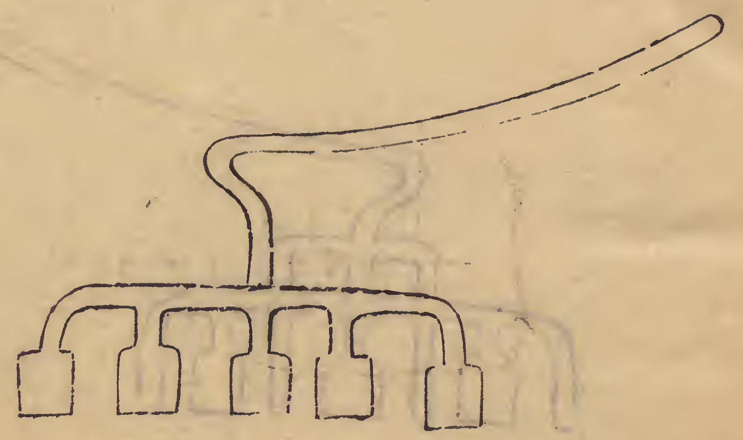
闊口扒圖



大闊口扒二百以鋏爲之重十斤連稍毛竹作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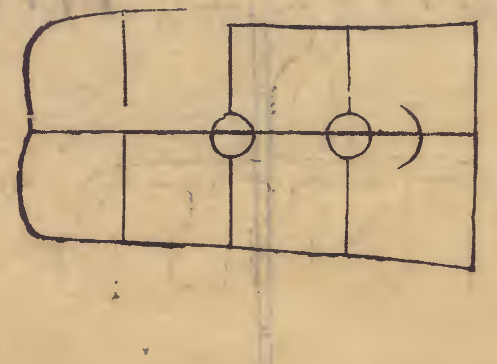
每件闊一尺八寸齒長二寸六分下區上方用鋏管柄連毛竹柄該銀三錢三分計二百件共銀六十四兩可辦

闊齒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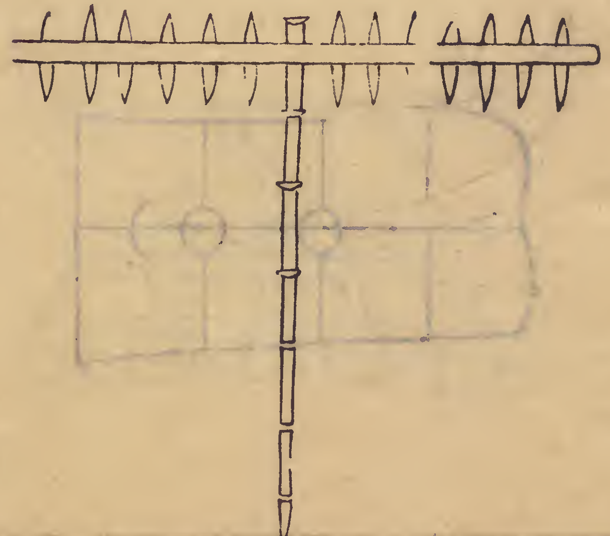
闊齒扒一百以鋏爲之
重五斤長稍竹作柄
毎件闊一尺二寸鋏齒
長三寸六分下匾上方
用鋏管柄連竹柄該銀
一錢六分計一百件共
銀一十六兩可辦

揚沙大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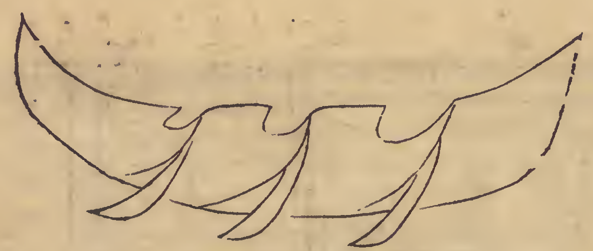
揚砂大錫二百以鋏爲
之重十斤毛竹作長柄
毎件如前式中多一梁
齒用十六二百件該銀
八十四兩可辦足四百
人夫用之

單拖泥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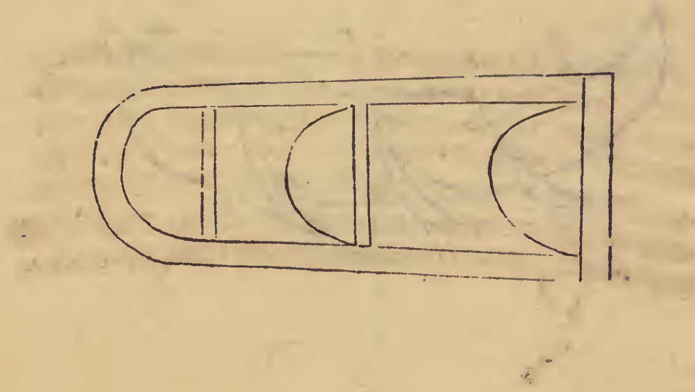
拖泥扒一百以木爲横梁鋏齒連稍竹作柄每件梁長二尺徑四寸齒厚一分濶一寸露梁一寸三分或八齒十齒任用連竹銀一錢六分共銀一十六兩可辦

推沙鉋圖



推沙鉋一百以木爲之鋏齒長竹柄共重五斤每件長二尺頭濶五寸根濶六寸厚一寸六分每鉋用齒三片連竹該銀一錢二分共銀一十三兩可辦

大推沙鉋



大推沙鉋二百以木爲之鐵齒重一十二斤長毛竹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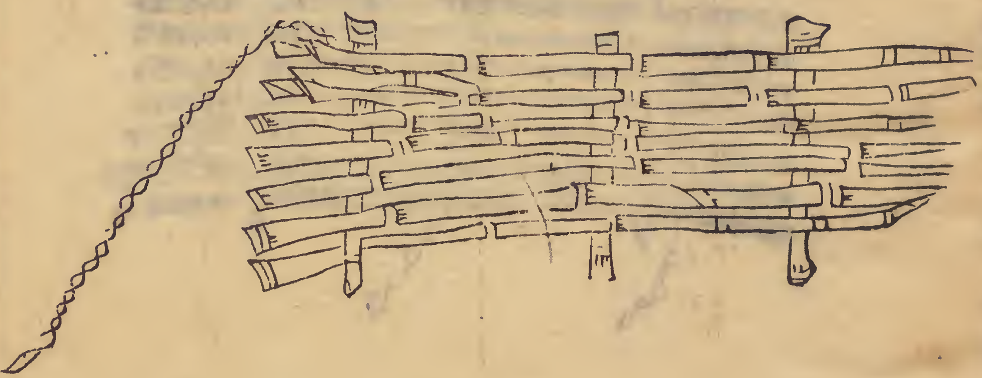
每件長二尺四寸頭闊八寸根闊一尺厚二寸每鉋用齒二對鉋面如舡底形該銀四十八兩可辦

濬淺筏

濬淺筏一千每筏用杉木二十五根每筏用夫二名

杉筏可耐久濬畢可更他用每筏用銀一兩二錢五分頓濬可用萬筏該銀一萬二千五百兩

吸沙桴圖



吸沙桴三百每桴濬夫二名以大毛竹九節爲之大毛竹每根銀一錢每桴并檔栓毛竹共銀一兩此桴潮來則浮潮去則捜置于乾灘比舡披輕且便

開口鐵扒

一千副連竹稍柄

短柄鐵扒

一千副以竹爲柄

長柄鐵扒

一千副連竹稍爲柄

闊罱頭

一千副以鈎爲之竿

窄閘頭

一千副以鉄爲之
竿

開口鐵扒

一千副連竹稍柄

長柄鐵扒

一千副連竹稍爲
柄

漕黃蹟治圖攷畧

微山湖
呂孟湖
張庄湖
運鈌河
地浜溝
伊家林堤
戴家山堤
利国驛
古洪閘
境山
梁山
張谷山
支村官廟
牛角灣堤
荼城口淤
徐州
符湖
遥堤
三山
九里山
北陳
水州湖
宿州
固鎮
峄縣
葛嶧嶺
泇口集
庚家灣
良城
長山
新堤壩
狼矢溝
東岸驛
徐州衛
泇河
郭山
花山
蛤蟆湖
房村
睢寧界

郯城縣
清河縣
吳城
三义石堤
李太石堤
徐昇石堤
崔鎮石堤
馬陵山
落馬湖
黃墩湖
柳湖
周湖
沂河
連汪湖
宿迁縣
陳家溝
侍丘湖
桃源界
桃源縣
馬廠坡堤
鳳凰嶺
祖陵
沙湖
陡湖
盱眙縣
泗州
龜山
小河口
白洋河
邳州界
七嶷山
六二山
羅家山
逄堤頭
宿迁界
羊山
龜山
象山
土山
馬家核格堤
辛安格堤
靈壁縣
睢寧縣
五河縣
虹縣
歸仁堤
雙溝
胎交堂
臨淮縣
鳳陽府
廣運橋
大通橋
和州
滁州
來安縣
江浦縣
南京

北海
丁字沽
楊村
河西務
武清縣
靜海縣
天津衛
滄州
景州
故城縣
大名府
大名縣
清河縣
德州
東光縣
肥城縣
平陰縣
戴村
何家口
五堂口
汶上縣
蜀山
南旺
安山湖
東平州
東明縣
張秋鎮
清平縣
陽穀縣
壽張縣
陽武縣
河南
開封府
尉氏縣
陳留縣
蘭陽縣
儀封縣
睢州
亳州
陳州
歸德府
寧陵縣
考城縣
新集

萊蕪縣
泰安州
汶水源
泗河
曲阜縣
鄒縣
沂河
滕縣
薛城
留城
沛縣
城武縣
曹縣
單縣
魚臺縣
黃河
碭山縣
虞城縣
永城縣
夏邑縣
徐州
蕭縣
渦水
淮河
壽州
正陽鎮
霍丘縣

鳴沙嶺
嗚掇河
禮塞塔失
遂水源自馬山嶺八百里
唐宿軍谷
鎮番
西寧州
貴德州
凉州
莊浪
甘州
肅州
西凉
乞兒馬二水合流入河
二水源自威茂州
玉門關
于闐
乞里塔
鄯
貴德
哈喇河
蘭州
河州安鄉關打羅
坑古當州境
細黃河
崑崙山
崑崙山在朶甘思東北
與蠻八思河
撒思家
闊闊提
納鄰哈喇
赤濱河
蒲昌海
二巨澤
巨澤
朶甘思
懷里火禿河源自南山八百里合黃河
哈喃別里赤
阿刺腦兒
也里河
蘭河源自南山千五百里注也里河
赤里
蘭河
麻哈地
岷山
野龐河
歸德
殺馬關
星宿海

香河縣
白河
沙河
榆河
黑水西流
安降城
寧夏
河套
豐州
榆林
東勝
蘆州
延綏
延安河
延安府
蘆子關
東勝即東勝州隸大同
固原
同州
大同
朔
宣府
代
德州
山西
京師
石壩
皇木廠
通州
張家灣
通惠河
桑乾河
蘆溝橋
神泉
沁源縣
汾河
嵐州
石州
沁水
文河縣
潞
輝縣
臨漳縣
漳河
彰德府
丹河
汾陽府
修武縣
衛河源
新鄉縣
獲鹿縣
郭村
磨家店
甄家集
郭家灣
太行山
濟源縣
溫縣
陝西
蒲州
濟水
解州
懷慶府
武涉縣
甯州
金州
浩亹河
靖遠
二門
七津
底柱
濟口
河陰縣
廣武山
孫家渡
鄭州
小陳橋
黃練集
總宋寨
來羌縣
閿鄉
陝州
河南府
北邙山
孟津縣
神地
鞏縣
汜水縣
嵩山
滎陽縣
判官村
中牟縣
積石州
渭水
澠池
澗河
洛河
偃師縣
太治池水發源
栢池山水發源
石洞山水發源
乾河
南陽府
桐栢縣
淮水源
伊河
臨洮府

潘公注河圖謂禹貢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
于海卽是今之淮黃交會處乃故道也按古今論
淮河故道卽孟子所稱今亦不合矣至于唐攷之
白樂天詞謂汴泗流至瓜州古渡頭則與羣說亦不
相合然淮泗入江無疑矣今以淮黃交會爲故道
則是入海也
高家堰居淮安城西南四十里堰內山陽縣地堰外
諸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出淸口會黃河經安
東出雲梯關入海此禹迹今故道淮水盛發則及
堰舊自平江伯葺歲久隆慶四年大潰而淮揚成

股南股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股遶
豐華山向東北由三敎堂出飛雲橋分爲三股至
湖陵城口散漫遶徐隆慶六年築堤萬曆六年築
郤塡遏使南由濁河至鎭口會運河並流遶徐淮
嘉靖四十四年又由馬家橋直泄地浜溝沛縣舊河
上下二百里俱淤成地次年間復留城至境山新
舊相接通漕船
正德四年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八年飛雲橋水
北徙魚臺谷亭
嘉靖四十五年復決沛縣二三等舖衝運河亦由湖

陵城口入湖坡本年九月馬家橋成堤障水南趨
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諸縣楊家口梁靖口吳仕
舉等處冲入鷄鳴臺嘉靖九年河由單縣侯家林
決塌場口冲谷亭十一十二年水俱不至十三年
廟道口淤塞
嘉靖三十二年河趨東北段家口分六股大溜溝小
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由運河至徐入
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
龍溝毋河梁樓溝胡佃溝亦從小浮橋入洪
嘉靖十四年桃新河自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

洪武元年決曹州雙河口弘治甲寅年決陳隆集嘉
靖二十四年又決嘉靖二十六年決曹縣冲谷亭
運河
元人分水于濟寧我朝尚書宋禮築堽城壩乃老人
白英所陳至今祀之仍復其家宋尚書又遵元人
故道即袁家口其二十里則新創改者
弘治二年決荊隆口冲張秋五年復決荊隆口潰黃
陵岡堤趨張秋萬曆十五年又決荊隆口潰長東
二縣
嘉靖十四年復決趙皮寨入淮本年忽自夏邑太丘

同村集集冲數口轉東北經蕭縣出徐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遂淤嘉靖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入淮二洪告涸開濬李景高口支河引水由徐濟洪閡二年亦淤萬曆二年決李景高口冲葛田月堤入睢陳尋塞之

永樂九年侍郎金純濬故道引水自開封入魚臺塌塲口會汶水經二洪入淮

正統十三年河決孫家渡全河從此南徙

弘治二年復決累開累塞萬曆十八年築遥堤萬曆十五年決蓮花口金坑壋

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